

下 卷 爾郎蒙難

1

丈夫死後，「伊瓦之女蕾根福莉」活不到兩年就去世了；時爲一三三二年初冬。哈馬到史考恩距離很遠，直到她下葬一個多月，胡薩貝莊園的人才聽到她的死訊。次年聖靈降世週「安德列斯之子西蒙」來看他們；爲了蕾根福莉的遺產，連襟之間有一兩個問題需要討論。現在柔倫莊歸「勞倫斯之女克麗絲汀」所有，雙方說好由西蒙代爲管理她的土地和財貨，督促佃農；岳母住在哈馬期間，他曾代她經營幽谷的產業。

這時候，爾郎爲州長職權內的幾個案子遭到麻煩。頭一年秋天，上幽谷佛布瑞吉的農戶亨特柔聽別人罵他太太潑婦，憤而出手殺人。教區民衆縛住殺人犯，交給州長，爾郎將他關在閣樓中。嚴冬苦寒，他放囚犯出來，和部下一起活動。亨特柔曾在爾郎的「海魔號」服役，遠征北方，表現很英勇。爾郎寫信提到亨特柔的案件，要求上級特准他回家居住，等案子判決，並提出對他最有利的說法。「哈爾德之子武夫」更保證亨特柔會準時跟他出席歐克幽谷的會議，爾郎就放亨特柔回家去過聖誕假期。但是亨特柔和他太太到德萊夫幽谷去拜訪旅店店主——那是他的親戚

——半路上失蹤。爾郎相信暴風雨肆虐，他們送了命；可是很多人說他們逃走了——州長的部下說不定正在吹口哨找他們呢。此時又有別人指控逃犯——幾年前亨特柔曾在山區殺死一個人，將屍體埋在陡坡裏——他相信那人曾鞭打他馬兒的屁股，所以殺人。而且事實證明他太太施過妖術。

上幽谷的神父和大主教的代表搜查和過濾妖法的傳言；結果發現歐克朶拉州許多地方的居民基督教信仰極不堅定。蘭納布和上谷史料葛等外圍教區最嚴重，不過一位布德維克藉老人的案件也被呈上尼達洛斯的大主教法庭。爾郎對這件事很不熱心，招來許多非議。那人名叫阿恩，住在胡薩貝莊園下面的湖邊，幾乎可以算爾郎的家僕。他搞魔符和咒語，據說屋內有幾座雕像，他常常祭拜。可是他死後一具都找不着。人人都知道，他死前爾郎和「哈爾德之子武夫」曾陪伴他——民衆說，他們一定趁神父抵達前拿走了兩樣東西。是啊，大家一想，爾郎的姨媽不是曾被控施行妖法、通姦和謀害親夫嗎？——只是「高特之女愛絲希爾德」夫人太狡猾，又有許多權貴朋友，所以大家無法證實她的罪狀。同時，大家又想起爾郎青少年時代過着不合戒規的日子，對教門驅逐令蠻不在乎。

最後大主教叫「尼古拉斯之子爾郎」到尼達洛斯去談話。西蒙陪連襟進城；他要到蘭海姆去接他小妹的兒子，雙方約定讓小男孩跟他回幽谷，陪母親共聚一段時間。

離佛洛斯塔會議只隔一星期，城內人潮洶湧。兩位連襟來到大主教宮殿，踏進禮堂，那邊有很多十字會托鉢僧，另外還站着幾位俗家人物——包括佛洛斯塔會議的議員「尼古拉斯之子哈拉

德」；尼達洛斯議員「荷曼之子奧拉夫」；耶姆特蘭州長「海吉之子固托姆斯」爵士；還有「賈瓦德之子亞涅」，他立即過來找西蒙·達爾，衷心問候他。亞涅把西蒙拉到一處窗前的角落，兩個人坐在那兒。

西蒙有點不自在。十年前他到蘭海姆莊園以後，雙方就未曾謀面，當時蘭海姆的人雖熱烈歡迎他，但他爲妹妹的事情去跑這一趟，總難免傷感。

亞涅大誇其孫小賈瓦德，西蒙則坐着打量妻子的姊夫。爾郎站着和財務大臣說話，那人名叫「彼德之子巴德」爵士，和爾郎的義父哈斯特奈斯莊園家並無親戚關係。爾郎的舉動不能算失禮；但是他和老貴族交談，態度隨便，滿不在乎，身子前後款擺，兩隻手一起背在後面。他照例穿深色的服裝，質地和樣式很豪華：一件貼身開叉的「科薩地」裝，加罩黑圍巾，頭巾往後拉，露出灰色的絲質襯裏，腰部裹着銀頭皮帶，腳穿紅馬靴，鞋帶繫在腿肚包上，襯出他修長優美的小腿和雙足。

廳堂的玻璃窗射進一股強光，西蒙看見「尼古拉斯之子爾郎」的鬚間長了不少白髮。他嘴部四週和眼睛下面的皮膚飽經日曬，並夾有細細的皺紋，美麗的長頸也出現交叉紋。但是他和別人在一起，顯得非常年輕——其實他並非屋裏最年輕的男人。財務大臣走開後，他開始踱上踱下，雙手仍疊在後面，體態修長如昔，柔軟如昔，風姿還是跟少年時代一樣輕柔，漫不經心，走路也照樣靈巧又活潑。別人全都坐着，低聲交談。爾郎的腳步聲和小銀馬刺的叮噹聲聽得太清楚了。

最後有一個年輕人叫他坐下，「安靜一點，老兄！」

爾郎猝然止步，皺皺眉頭，然後轉向說話的人。

他坐下來，笑着說，「容老弟，你昨天晚上到哪裏去喝酒，今天竟頭痛了！」哈拉德議員走過來找他，他起立等對方坐下，然後一屁股坐在議員身邊，翹個二郎腿，哈拉德說話時，他十指交叉放在膝上。

爾郎曾向西蒙坦訴殺人犯和女巫逃走害他遭受的麻煩。但是他和議員討論這件事，沒有一個人的神色比他更輕鬆。

現在大主教進來了。兩個人扶他上高席位，以枕頭支撐他的身體。西蒙以前沒見過艾利夫·科丁大主教。他看來很老很衰弱，雖然裹着皮毛斗篷，戴毛氈襯裏的帽子，仍是一副怕冷的模樣。輪到他們晉謁的時候，爾郎帶妹夫上前，西蒙單膝跪地，吻艾利夫大主教的指環。爾郎也恭敬敬獻吻他的戒指。

大主教先和別人談各種問題，談了好一段時間，最後爾郎站在大主教前面，態度十分恭謹。但是有一位牧師會會員問話，他答得有點輕浮，似乎自信沒有過失。

是的，多年來他常聽人談到巫術。不過沒有人指引，他不可能查出教區婦人的各種閒話是真是假。若有理由指控任何人，該由神父去調查才對。

接着有人問起寄居在胡薩貝莊園，被控施法術的老頭子。

爾郎微微一笑；是的，阿恩吹過牛，爾郎卻沒見過他施魔法的證據。他從小就聽阿恩談到幾位名叫韓、史科古和史諾特拉的女人，不過他只把它當做童話。「我知道我弟弟岡諾夫和我們教

區的艾利夫神父曾盤問他一兩回，他們沒採取行動，大概找不到指控他的依據吧。他每個彌撒日都上教堂，也會基督教祈禱文。」爾郎不太相信阿恩施魔法，他曾在北方見過拉普人的魔術和魔咒；他覺得阿恩那一套真是愚不可及。

教士又問阿恩是不是曾送東西給爾郎——一種能使他在色情方面得志的靈符？

爾郎笑一笑，連忙朗聲回答說：是的。大概是他十五歲那年吧；也就是二十八年前左右。一個皮囊裏擺一粒小白石和幾樣乾貨——他相信是動物身上的部分。他當年也不太相信那玩意兒——第二年就送人了，也就是他入宮當差那年。他在城裏的一間澡堂開玩笑拿給別的少年看——後來有一位侍衛團的仕紳來找他買，爾郎和他換了一柄鋼製剃刀。

庭方問他這位紳士是誰。

起先爾郎不肯說，但是大主教親自叫他講出來，於是爾郎抬頭看人，藍眼珠露出一絲頑皮的神色。「是『歐格蒙之子伊瓦』爵士。」

男士們臉上浮出不自然的表情。「海吉之子固托姆斯」爵士發出古怪的哼聲。艾利夫大主教也拚命忍住笑意。這一來爾郎變得更大膽，垂着眼睛咬咬下唇說：

「大人，我相信你不會爲這種陳年舊事打擾伊瓦爵士。我跟你說過，我自己不太相信那種東西，自從我給他靈符後，我也看不出我們倆的運氣有什麼改變——」

固托姆斯爵士笑得前仰後合，其它的人也忍俊不住，一個個笑出聲。大主教偷笑，一面咳嗽一面搖頭。人人都知道伊瓦爵士在某些方面始終不如意。

片刻之後，有一位十字會托鉢僧冷靜下來，提醒大家現在是討論嚴肅的問題。爾郎冷冷問道：是不是有人指控他，他是否正在受審？——他自以爲是奉命來參加友善的會議哩。話題照舊進行下去，不過「海吉之子固托姆斯」不時爆出幾陣悶笑，弄亂了現場的氣氛。

第二天，兩位連襟由蘭海姆騎馬回家，西蒙提起會議的事情。西蒙覺得爾郎把問題看得太輕鬆了——他發現不只一個大人物想找機會整爾郎哩。

爾郎說，他們若有力量，確實會這麼做。北邊的這些人大多偏向總理——大主教倒不是，他是爾郎的朋友。不過爾郎凡事依照法規——辦案都跟書記「阿爾之子克龍」商量，而克龍對法律很在行。爾郎現在說話一本正經，但是他微笑說，大概誰都沒想到他對官務這麼熟悉吧——無論鄉間的親友和顧問會的老爺們都是如此。再說，「維德孔之子厄林」爵士掌權時說好的條件，如今若有變更，他不一定願意再當州長。以他目前的處境——尤其岳父母死後——他用不着討好那些國王宣佈成年後才得勢的大官。

是的，那個腐敗的小國君現在就不妨稱做成年人，再等幾年，他也未必會像男子漢。國人倒不如早一點知道他或那些控制他的瑞典老爺們搞什麼鬼。不久人人就會承認厄林爵士有眼光。如果馬格奈斯小國王想把丹麥的史康省攻佔爲瑞典的土地，我們要付出的代價可就高昂囉，某一個人——管他是丹麥人或德國人——若在丹麥掌權，我們得和丹麥人打仗。北方的和平本該維持十年——如今已過了一半，剩下的五年俄國人還不知道肯不肯遵守和約呢。爾郎不信任他們，厄林爵士也一樣。是的，巴爾總理確實有學問，許多方面也很聰明。但是顧問會那些以他爲首的仕紳

——他們的腦筋加起來還比不上我的好馬「煤煙」哩。好啦，他們暫時罷黜了厄林爵士。爾郎也巴不得暫時退開。可是厄林爵士的朋友們一定希望爾郎守住北方的權威和財產——所以他還沒拿定主意。

西蒙·達爾忍不住說，「我看你現在學會了附和厄林爵士。」

爾郎說：是啊，的確如此。去年夏天他到布柔哥文，曾住在厄林爵士家，對那人多了幾分瞭解。厄林爵士希望替國王維持治安，但他也希望挪威有獅子般的和平——誰都不准破壞已故哈肯國王的獅牙和獅爪——更不容許挪威變成另一國人民的獵犬。此外，厄林爵士很想結束挪威人和英哥伯柔太后的老糾紛。如今奴特公爵士去世，她又成了寡婦，大家自然希望她對兒子有一點權威。她很疼奴特公爵跟她生的孩子，幾乎把長子給忘了，不過，只要他們母子重逢，一切都會改觀。

西蒙認為，爾郎對時間知道得很清楚。但他對「維德孔之子厄林」爵士感到驚訝——遜位的「攝政大總管」厄林相信爾郎有腦筋判斷這些事嗎？還是厄林現在絕望了，亂抓援手？看來這位吉斯克籍的爵士捨不得放棄權力。誰也不能說他利用職權謀私利，可是憑他的財富和地位，他用不着如此嘛。人人都說，他擔任「攝政大總管」期間，一年比一年固執和自負，顧問會的其它大臣也就愈來愈抵制他，最後他變得十分專橫，不肯聽任何人的話。

爾郎現在可以說兩隻脚都踏上厄林爵士的船了——而那艘船正遭遇頂風，實在很難說爾郎全心加入對厄林爵士或爾郎本身是否有好處。西蒙忍不住承認，爾郎談事都很魯莽，但是他的

話還挺有道理哩。

那天晚上爾郎的心境瘋狂又魯莽。他住在其父尼古拉斯爵士當年的舊宅，是其弟出家時送給他的。克麗絲汀、兩個大兒子、么兒和瑪格麗特都陪在他身邊。

晚上有很多人來看他們，其中幾位早晨曾參加大主教宮的會議。飯後他們坐着喝酒，爾郎又笑又鬧。他由桌上的餐碟拿起一粒蘋果，以小刀在上面刻些螺紋和線條——然後沿着餐桌滾到對面的「奧拉夫之女山妮娃」夫人膝上。

坐在山妮娃隔壁的貴婦人想看那粒蘋果，伸手來抓；山妮娃不肯，於是兩個女人笑呀叫呀，互相掙扎拉扯。爾郎大叫說，艾佛兒夫人也該獨享一粒蘋果。不久他扔蘋果給所有女賓，說上面都刻了愛情符咒。

有一位男人嚷道，「小伙子，你若兌現全部的誓言，那你就完蛋了！」

爾郎回嘴說，「那我就不兌現嘛——我又不是第一次如此。」大家笑得厲害。

冰島書記克龍檢查一粒蘋果，說上面刻的不是符咒，而是無意義的渦紋。他說要刻古文魔咒給大家看。爾郎大聲反對：

「這麼一來，他們會叫我放你走，克龍——我可少不了你呀。」

喧鬧中，爾郎和克麗絲汀的么兒滴蹣蹣走進廳堂。「爾郎之子勞倫斯」現在已兩歲多了，非常標緻，胖嘟嘟，有着絲綢般的黃色鬚髮。外甕上的女賓都搶着去抓他——一個一個傳着擁抱愛撫，動作並不輕柔，她們現在都很興奮，鬧得瘋瘋顛顛。克麗絲汀陪丈夫坐在靠牆的高席位上

，要求大家把孩子傳給她，小傢伙也哭着要找母親，可惜一點用都沒有。

山妮娃夫人和艾佛兒夫人正在拉他搶他，爾郎突然跳過桌面，抱起痛哭的孩子。他摟着幼兒輕輕哄，小傢伙還在哭，他就一面噓他一面撫慰他，抱着他在半暗的大廳走來走去。現在爾郎似乎把客人忘光了。小傢伙亮麗的腦袋貼在父親肩頭，和父親的黑髮相輝映，爾郎半開着嘴巴，不時撫吻胸前的小手。他就這樣踱上踱下，等負責看小孩的女佣進來，其實她就該帶幼兒上床了。

幾位客人大聲叫爾郎唱歌，讓賓客跳舞，他的嗓音美極了，壯闊極了。起先他不肯，後來才走到女賓席的女兒身邊，伸手摟住瑪格麗特，拉她下舞池。

「瑪格麗特，妳得出來陪父親跳舞。」

一個年輕人上前拉起小姑娘的手——「瑪格麗特答應今天晚上陪我跳」——但是爾郎抱起女兒，把她放在另一側：

「哈肯，去跟你太太跳吧——我像你這樣新婚時期，從來不跟別人跳舞。」

瑪格麗特說，「英歌伯柔說她今天晚上不能跳——爹，我已經答應哈肯要跟他跳了。」

西蒙·達爾不想跳舞。他和一位老太太站着旁觀——眼睛不時望一望克麗絲汀。她的女僕清理桌面，擦乾之後再端些飲料和胡桃進來，她站在桌尾。後來她到火爐邊坐下，和來賓中的一位神父交談。不久西蒙坐在他們身邊。

客人跳了一兩支舞後，爾郎走向嬌妻。

他伸手哀求說，「來陪我們跳舞嘛，克麗絲汀。」

「我累了。」她抬眼說。

「西蒙，你請她——她不會拒絕陪你跳一曲。」

西蒙半站起來，伸出手，克麗絲汀搖搖頭：「別請我，西蒙——我累了——」

爾郎靜立了一會兒，好像很不高興。接着他回去找山妮娃夫人，在人圈中拉住她的手，並叫瑪格麗特爲大夥兒唱歌。

西蒙問道，「排在瑪格麗特隔壁的男人是誰？」他暗想，那人雖是英俊魁偉的青年，皮膚呈健壯的棕色，齒形優美，雙眼亮晶晶，但他不喜歡那人的相貌——眼睛離鼻樑很近，雖有強韌的嘴唇和下巴，額頭和上半截腦袋却很窄。克麗絲汀說，那人是高爾朵拉州州長「艾德萊德之子托爾」的少爺——亦即吉姆薩莊園的哈肯。哈肯最近剛和坐在奧拉夫議員膝上的漂亮小婦人成親——而奧拉夫議員是她的教父。西蒙曾注意這個女人，她長得和他前妻有點像，只是不如她漂亮。而且他現在發覺彼此是遠親，就走過去和小婦人英歌伯柔打招呼，坐下來陪她說話。

跳舞的圓圈不久就散了。長者坐上飲料枱；年輕人繼續在大廳唱歌和玩耍。爾郎走到爐邊去陪幾位年長的男賓，手却漫不經心牽着山妮娃夫人，帶她一起過去。男士們坐在火爐邊，夫人沒有位子坐，她站在爾郎面前吃胡桃，他用手指捏碎了交給她。

她突然說，「爾郎，你真是失禮的男人。你坐着，我却得站在你面前。」

爾郎笑着說，「不，妳也坐嘛。」說着把她拉到大腿上。她一面掙扎一面笑，呼叫女主人，問她有沒有看見其夫對女客胡來。

克麗絲汀答道，「爾郎心軟。我的貓兒只要挨着他的小腿，他一定抱牠坐上膝頭。」

爾郎和夫人照舊坐着，沒什麼表示，不過兩個人都滿面通紅。他一隻手鬆鬆圍着她，彷彿沒發現她坐在那兒，同時和別的男士大談「維德孔之子厄林」爵士和巴爾總理的黨爭，當時大家很關心這件事。

稍頃西蒙問她，「克麗絲汀，妳現在想什麼？」她坐得直挺挺，雙手交疊在膝上。她回答說

：「我正在想瑪格麗特。」

入夜後，爾郎和西蒙有事到院子去，驚散了一對站在屋角後面的男女。夜色晴朗如白天，西蒙認出那兩個人是吉姆薩莊園的哈肯和「爾郎之女瑪格麗特」。爾郎目送他們——他並未酒醉——西蒙知道他很不高興。但是他辯解說，這兩個孩子從小就認識，老是互相開玩笑。西蒙暗想，如果沒有別的大礙，至少哈肯的小妻子英歌伯柔很可憐。

次日哈肯有事來訪，問起「瑪姬特」，爾郎大發雷霆：

「我女兒的暱名『瑪姬特』不是給你叫的，如果你昨天的話還沒說完，最好留着不必說——

哈肯聳聳肩，臨走叫爾郎替他問候瑪格麗特。

胡薩貝莊園的人住在尼達洛斯，等會議結束；西蒙跟他們在一起並不愉快，也沒有賓至如歸

的親切感。爾郎在城市寓所很容易心煩，因為其弟岡諾夫准許果園另一側的醫院使用面向果園的幾棟房屋，連花園的部分權利也捐出去了。爾郎想買回這些權利；他不喜歡在花園和庭院看到病人——說實話，有些景觀確實惹人厭——而且他怕小孩傳染疾病。但是他和管理醫院的托鉢僧老是談不攏。

還有「爾郎之女瑪格麗特」的問題。西蒙知道別人紛紛議論她，克麗絲汀很困擾；女孩的父母好像不在乎——他自信能監護女兒，沒什麼可擔心的。有一天他跟西蒙說：冰島書記「阿爾之子克龍」好像有意娶他女兒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。他對這位冰島人並無反感，只嫌他是神父的私生子——他討厭人家日後批評瑪格麗特的小孩，說他們父母雙方的出身都有污點。此外克龍倒是人人喜歡的男士，生性愉快，機智又博學。他父親阿爾神父親自撫養和教育他；本想要他當教士，據說還採取措施爲他求特免，但是克龍退縮了，不肯出家。爾郎似乎想暫時擱下這門親事——假如沒有更好的對象，他隨時能把女兒嫁給「阿爾之子克龍」。

大家知道有人向爾郎提過一門好親事，而他自負和愚蠢，坐失良機，招來不少議論。提親的是萊爾荷爾地區的西格瓦特男爵的孫子——名叫「芬之子西格蒙」；他並不富裕，因為其父「西格瓦特之子芬」有十一個子女健在；而且他也不年輕了——歲數和爾郎差不多——但他德高望重，又很聰明。爾郎和克麗絲汀結婚時，曾先送瑪格麗特一些土地，平時也常送她珠寶和昂貴的禮物，再加上他跟西格蒙說好的嫁粧，瑪格麗特一定相當富有。爾郎很高興私生女能找到這樣的對象。但是他帶準新郎回家看女兒，小姑娘居然嫌西格蒙一隻眼瞼有腫疣，惹她生厭，硬是不肯嫁。

他。爾郎順了女兒的意；西格蒙生氣了，說他違約，爾郎也很氣，說對方理當明白，一切婚姻都得女孩子願意才能成立——他不能逼女兒進洞房。克麗絲汀同意丈夫不該逼女兒，但她覺得爾郎該冷靜和女兒談談，讓她知道「芬之子西格蒙」是好對象，憑她的出身，不可能再找更好的對象了。克麗絲汀只跟爾郎一個人說，爾郎氣她居然說這種話。西蒙在蘭海姆就已聽到種種傳聞。那邊的人預言此事會有壞結果；爾郎雖是有份量的人，閨女也出奇豔麗；但是她父親多年來一直嬌寵她，培養出她自傲和任性的積習，對她不可能有好處。

佛洛斯塔會議後，爾郎帶妻兒回胡薩貝莊園，西蒙·達爾也跟他們走。

如今兩個大兒子長到相當程度，可以陪爾郎騎馬外出，爾郎比較重視他們。西蒙發現克麗絲汀不太高興——她認為兒子和父親的部下爲伍，不見得只有好處。兩夫婦常常爲兒子起爭執，

——就算不公然吵架，在西蒙看來也和吵架差不多。他認為大抵是克麗絲汀不對。爾郎性子急，但她說話却好像常常懷有舊怨。有一天她抱怨納克不好。爾郎說他要找孩子厲聲談談，可是他太太又說了一堆話，他遂氣沖沖說：因爲有家僕，他不能揍這麼大的男孩子。

「不；現在來不及了；你若趁他小時候管教，他也許會聽你的。可是當年你看都不看他一眼。」

「噢，我注意他了。他小時候，我讓他跟着妳，其實很正常嘛——我想大男人不宜打沒穿褲子的奶娃兒。」

克麗絲汀輕蔑地說，「上星期你並不這麼想。」

爾郎沒答腔，起身走出去。西蒙覺得克麗絲汀說這種話很不應該。她提的是上星期發生的一件事；爾郎和西蒙騎馬進庭院，小勞倫斯拿着木劍向他們跑來，走到父親的馬兒旁邊，一時頑皮，用木劍打馬腿。馬兒後退——小男孩霎時跌在馬腳下。爾郎向後一歪，把馬兒往旁邊甩，然後跳下來，將繩子扔給西蒙；他抱起孩子，臉色都嚇白了。後來他看孩子沒受傷，就把小傢伙倒按在左臂上，奪下木劍，痛打他光禿禿的屁股——小傢伙還沒穿褲子呢。慌亂中他不知道自己出手有多重，勞倫斯屁股到現在還發青發紫。後來爾郎一直想和小兒子恢復交情——小傢伙則繃着臉，黏在母親裙下，喝罵並出手打他父親。晚上小勞倫斯被安頓在父母床上休息（他深夜還吃母乳），爾郎整晚坐在床邊，俯視熟睡的娃娃，並伸手摸他。他親口和西蒙說過，這孩子是他最心愛的寶貝之一。

爾郎動身去參加由他負責的夏季大會，西蒙也啓程回家。他南行穿過高爾幽谷，趕得好快，馬蹄下的碎石冒起陣陣火花。有一次上陡坡，主僕放慢步子，僕人笑着問他是不是要將三天的路程趕在兩天走完。西蒙笑着答道，他真想這麼做——「我好想同佛莫莊園。」

每次他離開莊園一段時間，總是好想回去——他是戀家的男人，只要馬頭轉向歸程，他就歡欣鼓舞。但他以前從未如此渴望回幽谷，回莊園，回去看兩個小女兒——現在他也想念蘭波。他實在沒有理由如此心焦，但是胡薩貝的生活搞得他心情沉重，他自覺能體會暴風雨將屆時牲口的感覺。

2

整個夏天，克麗絲汀很少想別的事情，一直回想西蒙轉述的其母死訊。

「伊瓦之女蕾根福莉」死得孤孤單單——她斷氣的時候，身邊只有一個女佣人，而女佣却睡着了。西蒙說她死得突然，但是早就有了準備——克麗絲汀並不覺得安慰。母親去世前幾天，突然渴念聖體，曾向指導她的修道院神父懺悔，並接受聖餐，這彷彿是特殊的天意。她一定死得很平安——西蒙見過遺體，認為美極了。她死後很漂亮；人人都知道她已年近六十，多年來臉上佈滿皺紋；而現在完全改觀：面孔變得年輕平滑，簡直像熟睡的少婦。死後她安葬在丈夫身邊；勞倫斯去世後不久，家人曾把「勞倫斯之女嬌芙希爾德」的骸骨移到那邊去。墳墓上立了一塊大石碑，以精雕的十字架隔成兩部份，蜿蜒的卷軸上寫着修道院副院長做的拉丁長詩；西蒙不太懂拉丁文，記不清楚。

蕾根福莉生前在修道院施主寄居的城內莊院獨享一棟房子——樓下有一個房間，上面有個漂亮的閣樓。她和一位貧苦的農婦孤零零住在那兒，那位貧婦只付少許費用，由教士們收留，得幫忙一兩位富施主做事。不過，最近半年反而是蕾根福莉幫助她，她名叫托岡娜，臥病很久，蕾根福莉照顧她，十分慈祥和仔細。

她臨死的那天晚上，曾到修道院教堂去作晚禱，然後走進施主莊院的廚房。她在那邊煮了一

碗補藥湯，對在場的其他婦人說要端給托岡娜喝，希望托岡娜次日早晨能陪她來作晨禱。這是大家最後一次見到柔倫莊的寡婦。她和農婦都沒有來作早課，也沒作晨禱。等修道院的幾位托鉢僧發現薔根福莉沒上教堂作日間彌撒，他們開始奇怪——以前她從不錯過一天三次的禮拜式。他們稍信進城，打聽「布柔哥夫之子勞倫斯」的遺孀是否病了。衆人走進閣樓，發現那碗湯原封不動放在餐桌上；托岡娜在床上貼牆睡得正香，「伊瓦之女薔根福莉」則躺在床鋪外側，雙手交叉在胸前，已經去世，屍體都快冷却了。西蒙和蘭波曾南下參加葬禮，葬禮辦得很隆重。

如今胡薩貝莊園人手衆多，克麗絲汀又有六個兒子，她再也不能事事躬親了。她不得不僱一位管家，所以女主人大部分時間都坐在大廳縫衣服；家裏總有人缺衣裳——不是爾郎，就是瑪格麗特或男孩子們。

她最後一次看見母親，母親正騎馬跟在父親的棺架後面——那個亮麗的春天，她站在柔倫莊的草地上，望着父親的送葬隊伍行經陡坡下的綠色冬麥田。

克麗絲汀的針線飛起飛落，她想起父母和柔倫莊的娘家。現在一切已成回憶，當年身在其中，很多事情她都沒有看出來，她把父親溫柔的監護和母親默默的操勞視爲理所當然，如今她有了深切的感受。她想起自己的小孩——他們在她心目中比性命更重要；只要她醒着，她時刻不忘記他們。但是她心頭有幾件事，常常思考——而她愛小孩是不經考慮的。她在娘家的時候，一直認爲父母的生命和一切作爲都是爲她們姊妹。現在她彷彿看出，年輕時由家長安排成婚的父母之間，有一股悲哀和歡樂的大流泉——可惜她一無所知，只知道現在父母已手牽手由她的生命中消逝。